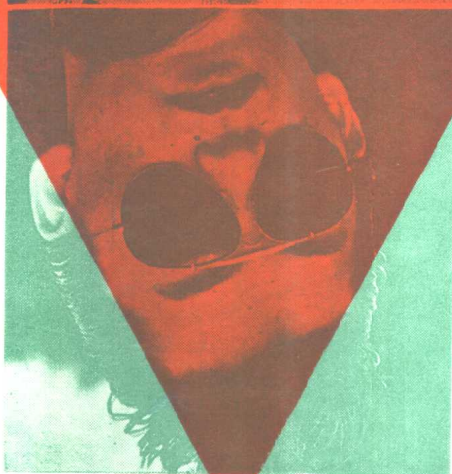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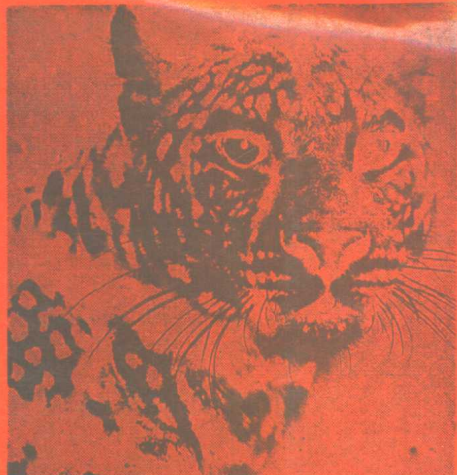


王瑞玉



案司内公司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1247.56

10

46268

作者简历

王瑞玉是我公安机关侦察处副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在公安机关四十余年的经历中，一直做侦察工作，亲手侦破过许多大案、要案；出版了逾百万字的反特小说。特别是《春到月阳》（1964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翻身锄奸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摘月谍踪》（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等长篇和《钢蛋和虎英》短篇小说集很受读者欢迎。人民公安报评论中指出：“对于这个领地创作王瑞玉处处闪烁着斗争的真知、历史的灼见。作家从抗日战争的40年代到改革开放80年代，用系列的作品画面纵拉开一条长长的公安斗争史线索，用自己的心灵铸造着一座公安英雄的历史丰碑。”



衙内公司案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 3 号

衙内公司案

王瑞玉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Ⅳ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4 插页 230 千字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9—0826—7

I·745

定价 5.55 元

内 容 简 介

衙内公司案是“严打”中公安机关一举摧毁的以周开开为首的一百五十余人流氓犯罪集团。他们在西方腐朽没落的精神鸦片毒化下，鼓吹“西方自由”，宣扬“性的解放”，相互串连，沆瀣一气，大肆进行流氓犯罪活动，组织流氓舞会，搜集、复制、传播淫秽物品，并以此为诱饵，勾引其他男女青年下水，模仿淫秽录相镜头，实行群宿群奸、轮奸、强奸妇女。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气。他们还利用各种关系与外商进行秘密联系，出卖经济情报，进行投机倒卖使煤矿生产经营蒙受巨大损失。更有甚者，周开开利用其父母的权势趁矿务局领导班子更替之机，登上局长接班人的位子，暗地将其竞争对手刘春生工程师的未婚妻杀害，栽赃陷害刘春生，并再次施展权势诬陷打击坚持正义的杨勇，将刘春生投入监狱。

刘春生越狱带着手铐到市公安局喊冤。退居二线的刑警队长张雨顺宝刀未老，请缨出征。力排权势干扰，追寻蛛丝马迹，步步深入，顺藤摸瓜缉拿真凶。他与罪犯展开了一场权势与法律、邪恶与正义的殊死较量。这场恶战，便在阴惨、神秘、恐怖而机智、勇敢、果断的气氛中展开。上下左右各种势力都卷了进去，障碍、阴谋、陷害、明枪暗箭向公安人员施来。

张雨顺队长刚直不阿，排除明枪暗箭抓住了犯罪分子的狐狸尾巴。衙内公司的罪犯们暴跳如雷施展诡计搞美人计陷害张雨顺并出小报发新闻，到省、市诬告迫使张雨顺被调离。

衙内公司更加猖獗投毒杀害刘春生施展权势要周开开接班夺权。张雨顺赴汤蹈火忍辱负重重返煤城。迅速查清将投毒分子逮捕，进一步搞清衙内公司的内幕，这时中央下达了“严打”的命令，公安机关正要全面出击。

衙内公司窃录了党委会议，获知中央指示精神和公安机关一网打尽他们的行动计划时更加猖獗，连夜行动抢银行、偷护照、偷炸药炸公安处、党委书记宿舍、煤城宾馆妄图将党委书记、公安干警、张雨顺队长炸死，乘车逃去香港。并将执行其罪恶计划不坚决的分子当场杀死在他们的秘室里，煤城处在危险之中。

张雨顺完全预料到这一点，他对一网打尽的行动计划每一个环节都作了精心部署和安排。争分夺秒切断、拔掉敌人点燃的导火索，张雨顺活捉了衙内公司经理周开开，其他的犯罪分子也在行动中被活捉。



作者近影

目 录

一	戴铐的人	(1)
二	为民洗冤	(8)
三	他是凶手	(14)
四	一根头发	(22)
五	爱情日记	(28)
六	特殊气味	(37)
七	戏里有戏	(44)
八	奇怪客人	(52)
九	夫人中计	(59)
十	指纹档案	(65)
十一	两种分析	(71)
十二	领导之争	(79)
十三	周家风波	(85)
十四	惊人铃声	(92)
十五	墙上的鬼	(98)
十六	破窗而入	(103)
十七	夺刀擒敌	(110)
十八	停职检查	(116)
十九	弄巧成拙	(120)
二十	树下阴谋	(126)
二十一	逮捕归案	(132)

二十二	流氓团伙.....	(138)
二十三	夜来女人.....	(143)
二十四	进城告状.....	(151)
二十五	欲加之罪.....	(157)
二十六	小报照片.....	(163)
二十七	立军令状.....	(169)
二十八	英明决策.....	(174)
二十九	烈性毒药.....	(181)
三十	科学鉴定.....	(187)
三十一	窃录机密.....	(193)
三十二	追捕逃犯.....	(198)
三十三	扞上指纹.....	(204)
三十四	一箭双雕.....	(209)
三十五	准备出击.....	(216)
三十六	飞刀斩雷.....	(220)
三十七	与贼搏斗.....	(227)
三十八	迫在眉睫.....	(233)
三十九	险拔引爆.....	(239)
四十	双料手铐.....	(245)
四十一	赴汤蹈火.....	(252)
四十二	活捉凶手.....	(257)
四十三	主犯自白.....	(263)
四十四	夜半追击.....	(269)
四十五	戴铐女人.....	(276)
四十六	最后一个.....	(282)
四十七	一网打尽.....	(288)
四十八	血的汇报.....	(294)
四十九	语重心长.....	(300)

一 戴铐的人

深沉的秋夜，浓重的雾霭笼罩着省城。一片宁静。公安局值班室亮着电灯，一位老民警在值班。他穿着洁白的警服，身体魁梧、健壮，但两鬓已斑白，看上去四十八九，实际上已五十多岁了。他叫张雨顺，是前刑警队的队长，现在已退居二线，还是做刑警工作。人们都叫他老队长，他干这份工作已经干了四十多年了，干过侦察员、侦察科长、侦察处长。经他亲手破的大案、要案、疑难案件真是数不清。要是写小说，几十万字也写不完。咱们今天不去讲过去他破的案件，而是说他这回遇到的这个棘手的难案。

张雨顺刚放下这部电话，那部电话又响了。他抓起话筒问道：“哪里？”

话筒声音：“我是门岗，外边来了一个人，手上戴着铐子，他说是冤案，来喊冤告状，是不是叫他进来？”

本来夜间值班人员是不负责接待上访人员的，但张雨顺这个爱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却认为，能戴着铐子到公安局上访一定是很不容易，而且也是关系到刑警队的工作，所以，他就一口答应了：“我出去看看。”

张雨顺放下了电话筒，望了一眼墙上的挂表：三点四十分。他戴上警帽，扣上风纪扣走了出去。一出大门，就看到一个高高的个子，面容憔悴，身着中山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双手

腕上戴着铐子。一见面那人就问道：“同志，您是公安局的负责人？”

站岗的武警说：“这是刑警队的张队长。”又对张队长说：“这就是那个上访的。”

张雨顺点点头，接着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还戴着铐子？”

那人说：“我是矿务局的工程师，叫刘春生，是从监所逃出来的，到公安局上访……”

张雨顺一听就觉得问题不轻，说：“走，到里面谈谈。”

“好好。”刘春生答应着，跟着张雨顺向里走。本来他的心情很紧张，怕到公安局上访再把他扣起来，但到了值班室里一看，这位接待他的张队长是个老警察，红扑扑的四方脸，浓浓的眉毛下，两只眼睛看人也很和善，心里宽慰了不少。张队长先让他在椅子上坐下，又递给了他一杯茶，然后才问他：“是谁给你戴上的铐子？”

刘春生的紧张情绪有点缓和了，忙说：“是矿务局公安处。”

“他们为什么给你戴上铐子？”张雨顺问道。

刘春生说：“说我杀害了朱敏大夫。”

张雨顺惊得一楞，又打量了一眼刘春生，这才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刘春生说：“朱敏是职工医院的大夫，是我的未婚妻，二号那天晚上被人杀害了。”

张雨顺见刘春生谈到正题上了，他戴上老花眼镜，拿过记录簿作记录。

刘春生说：“二号那天晚上朱敏在病房值班室值班，我上夜班时到她值班室去过，见她正忙火着抢救病人，我就走了。到夜间十二点十分，我从煤矿二号井出来，到了医院值班室，一推门，见朱敏满头是血躺在地板上……”

刘春生一看急了，他喊着“朱敏、朱敏……”扑上去，一试朱敏的脉搏试不到了。满头是血也试不出她还呼吸不，就双手把朱敏抱起来向急诊室跑去。

急诊室里的灯光明亮。

刘春生一脚将门蹬开，“快抢救朱大夫，快快！”喊着将朱敏放到急诊床上。

值班的大夫护士忙跑过来看，问道：“这是怎么的？”

刘春生急得满头大汗，说：“谁还知道怎么的？我下了班到她值班室一看，她就躺在地下，还没死，大夫您快抢救呀！”

值班室大夫、护士忙进行抢救。一边检查，一边进行打针、输氧、上药、包扎。

刘春生伸进手去一摸，朱敏的心口窝已停止了跳动。“朱敏！朱敏！”他失声哭了。眼泪顺着两腮往下淌，滴到朱敏的心口窝。他的心就象摘出来似的那么悲痛。他们恋爱已经好几年了，眼看就要结婚了，没想到她竟这样悲惨地死去。

朱敏虽然不行了，但大夫、护士还是紧张地进行抢救。刘春生插不上手，就忙去给公安处挂电话。电话挂通了，对方回答：“我是公安处值班室，你有什么事？”

刘春生急得张口结舌，拿着电话筒一时说不出话来。对方尽问什么事呀？他才说：“出、出、出事啦！”

“什么事呀？”

“职工医院的朱敏被杀啦！”

“在什么地方？”

“在、在……”刘春生一连说了好几个在字，才把在医院值班室说出来。

“你等着我们马上就赶到。”对方挂上了电话。

刘春生象麻木了似的过了一阵子才放下电话。又去看朱敏，一个大男人抓着朱敏的胳膊又哭了。

“呜呜……”

窗外传来警车的嚎叫声。不多会，有两位人民警察背着勘查包，牵着警犬闯了进来。

刘春生瞧见这两位警察都穿着洁白的警服，细看那个背勘查包的有三十多岁，高个子，大眼睛，浓眉毛，黑黝黝的脸庞，态度很严肃，不用说他也看得出来，这象是个性情倔强办事干脆的负责人。那个牵警犬的比他年轻，至多有二十六七，白脸皮，高鼻梁，目光灼灼显得很聪明。

刘春生问道：“同志你是？”

那个三十多岁的警察说：“我是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杨勇，这是我们队的小谭同志。”接着问道：“这就是被害的朱敏大夫吗？”

“是、是，”刘春生与大夫护士都说：“杨队长您快看看朱大夫这是怎么死的。”

杨勇副队长问道：“还活着吗？”

大夫摇了摇头说：“不行了，我们尽到一切力量也没抢救过来。”

杨勇试了试朱敏的手腕和心口窝的脉搏，都已停止了跳动。他这才进行勘查。小谭首先进行了拍照，然后杨勇对尸体进行仔细勘查。这位杨副队长对勘查工作很熟练，他很快发现朱敏是头部后脑受伤致死的，断定是他杀，而不是自杀。他发现死者后脑表皮剥脱和皮下流血，而表面脱为小块状的表皮缺损。受伤部位因水肿膨胀发红。后脑壳已破，鼻口出血。他断定是钝器击伤致死的。

杨副队长作完了勘查记录，又问刘春生：“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是在病房值班室发现的……”刘春生把发现朱敏被害的情况一说，杨副队长立即打电话给公安处和派出所，叫他们堵

截盘查凶手，随即叫刘春生领着来到病房值班室朱敏被杀的地方进行勘查。

刘春生介绍了他进来时朱敏躺的地方。小谭作了拍照，杨副队长进行了勘查搜索，从诊病用的床底下找到了一只哑铃，上面有血痕、头发，还有指纹。杨副队长断定凶手是用这个哑铃将朱敏砸死的。

刘春生一看，直了眼。

杨副队长将哑铃上边的指纹起了下来。找警犬嗅了嗅哑铃又嗅了嗅地板，警犬就追了出去。小谭和杨副队长也紧跟着警犬向外追。追出了职工医院，沿着职工医院门前的大街向西追，一气追到职工宿舍第二排平房的东头一间房门前。

警犬用爪子挖门，示意凶手在这里边。杨副队长用万能钥匙弄开了门，警犬窜了进去，一头扎到床底下衔出一个哑铃，示意凶手动过这只哑铃。

杨副队长戴上手套，打开电灯，拿起哑铃一看，这只哑铃与现场上砸死朱敏的那只哑铃是一对。上边还有指纹，他接着从勘查包里拿出胶纸与银粉，将指纹取了下来。

小谭看了一下这间单间房，只有一个床铺，一个木箱子，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摆着许多书，书上大部分都写着刘春生的名字。

小谭说：“这是刘春生的宿舍？”

杨副队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叫警犬嗅嗅哑铃，寻找迹线，继续追！”

警犬嗅了嗅源，很快找到了迹线，接着追了出去。杨副队长与小谭跟在警犬后边追出了职工宿舍区，穿过了一条大街，追到了高干宿舍门前。这高干宿舍是并排着四方二层的小楼，每方小楼前有一个独院，院门是铁的。警犬追到尽东头那个独院门前，用爪子挖门，回头向小谭示意：凶手逃到这里来了。

杨副队长知道这是矿务局周局长的家，他也知道周局长是管着公安处的领导，触犯了他怪罪下来那是吃不消的。但也不能因为这个而放弃对杀人犯的追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保卫人民这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绝不能因为怕触犯领导干部就放弃自己的职责。想到这里，他告诉小谭，越墙而入开了院门。

警犬沿着迹线追了进去，追到小楼前用爪子挖门。杨副队长按了电铃。不大一会，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开了门。她就是周局长的夫人、矿务局组织科长李葆英。李科长还没来得及阻止，杨副队长与小谭跟着警犬冲了进去。

警犬沿着味踪追到楼下一个房间的门前，用爪子挖门。杨副队长叫门没人开。李葆英走了过来质问：“你们要干什么？这是开开住的屋，今晚上他值班不在家。”

杨副队长说：“请您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看看。”

李葆英说：“我没有钥匙。”

杨副队长从勘查包里找出了万能钥匙将房门打开。

警犬窜了进去，从被窝里拖出了一个男人。此人个不高，三十左右的年纪，留小胡子，长头发、大鬓角，穿花衬衣、喇叭裤。他怒气冲冲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周局长的儿子周开开。”

“请你到公安处去一下。”杨副队长命令小谭：“把他带走！”

小谭一手抓着周开开的胳膊，用手枪指着脑袋喊了一声：“走！”

周开开傲慢地把眼一瞪：“你们要干什么？逮捕人也得有逮捕证。”

杨副队长说：“公安机关对罪该逮捕的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也可以先行拘留！”

“混蛋！”周开开张口大骂。

杨副队长给他戴上了铐子。小谭硬将周开开押走。

李葆英扑上去阻止，说：“开开是周局长的儿子，电影队的队长，共产党员，你们小小的公安处有什么权力把他抓走？你们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以后再和你解释。”杨副队长把李葆英拉开。

小谭将周开开押走。

警犬紧跟在后边。

二 为民洗冤

黎明前。

公安局值班室。

刘春生对张雨顺队长继续述说：“公安处把周局长的儿子抓了去押了几天，不知为什么就放了，又把我抓了起来。”

张雨顺停下了笔，问道：“为什么抓你？”

刘春生说：“说是我杀害了朱敏。”

张雨顺把这话记了下来。又问道：“说你杀害的朱敏有什么根据？”

刘春生说：“说朱敏被害的那个晚上病房值班室的门上有我的指纹。这很可能，因为我临下井之前到她值班室去过，她被害之后我又去过，开门闭门的一定会留下指纹。这指纹不能证明我是杀害朱敏的犯罪分子。还说朱敏是被哑铃砸死的，说砸死朱敏的那只哑铃是我的，与我床底下的那只哑铃是一对。唐队长拿出这个证据叫我自己辨认，我说一点也不错，哑铃是我的，是我锻炼身体用的，可我没有用它去杀害朱敏呀！他们还说警犬从现场上追踪一直追到我的宿舍，不是我杀人是谁杀人？刑警队唐队长硬逼着我承认，我不承认就给我戴上了铐子。

“我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他们死啃着指纹、哑铃和警犬追到我宿舍这些证据，逼我承认。逼熊了我才趁着上厕所的空当逃了出来，到公安局上访，要求人民政府为我作主，要求上级派

人去帮助侦破朱敏被害的这个案件，为朱敏报仇，也为我洗冤呀！”

张雨顺听了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你说的指纹、哑铃和警犬追踪这几点确实也能起证据作用。”

刘春生一听急得站了起来，说：“张队长你想我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来。我活了二十九岁，连个鸡都没杀过，更不用说是杀人了。况且，朱敏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俩感情很好，都快要结婚了，我怎么能杀她？”

张雨顺听了没有表态，问道：“你们是什么时候恋爱的？中间出没出现过波折？”

刘春生说：“我们已经认识六年了。当时朱敏在市里医学院上学，我在工学院上学。一九七五年夏天，她到矿坑里去游泳，一头扎下去就没出来。我钻到矿坑的大渊子里把她打捞了出来，一看淹得不行了，就忙做人工呼吸，把肚子的水都空出来后，她才苏醒了过来。从此我们就认识了。星期天她也去找我玩，有时我也去找她，只是谈谈学习、理想和社会上的一些事，但没有谈什么恋爱，总是愿意在一起说说话。”

刘春生说到这里打了一个嗝，瞟了张雨顺一眼，说：“直到一九七六年冬天结业分配工作时才谈开。我说我学的是煤炭专业，一定要到煤矿上去工作。她说她愿意跟我一起去，她可以到煤矿职工医院工作，我当然高兴。这时，我们好的已经到了分不开的程度了。她向组织上提出来，结果我们就一起被分配到了煤城矿务局，我到了技术处，她上了职工医院。不久，我当了工程师，她当了大夫，我们的感情仍然很好，我们都愿意集中一段精力搞好自己的专业，有了一番成就时再结婚。

“我们互相支持共同进步，我与工人一起下井，搞掘进，搞回采，把我学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去，又总结了实践中的经验，我写了关于防止煤尘爆炸和回采工作的两篇论文，得到了同行和